

一次寻道问途之旅

平晓斌

一场接一场的雨，将太行山区的气温迅速拉低。但我的心头是那样热乎：不久前，我接到了参加第23届全国检察文学笔会暨全国检察机关文化品牌建设经验交流会的邀请函。更令我兴奋的是，这次笔会举行的地点是莫言老师的家乡——山东高密。

念兹在兹。这些年，我陆续读完了莫言老师的作品，太想去书中的“高密东北乡”走走，去“红高粱地”转转；太想看看莫言老师作品中的原型、原地、原事的情况；太想深入了解莫言老师是如何创作出这些文学作品的。去年参加检察文学笔会时，我曾与其他学员提到过此事，没想到，今年果然成真、成行。

这些年来，我总是以“文学孤勇者”的形象，行进在无形又有形的“天地”间，以文字的触角，在内心的抗争中找寻支点。一篇篇朴实、朴素、朴真的文字，如太行山的一粒粒小米，排着队走出脑海，行进在眼前，又走进心里，让我找到人生的“最优解”。连续参加两届检察文学笔会，让我这个“文学孤勇者”找到了归宿，更找到了文学带来的“安全感”。原来，我并不是“孤勇”，在检察系统，已经、正有、还将有一批批的文学爱好者、作家、诗人参与进来，形成一股强劲的力量，行进在文学的时空里，构建起独特的

话语体系。

检察文学笔会的第一站在莫言文学艺术馆开启。那天，天空飘着小雨，高密的“母亲河”胶河静静地流淌。我靠在车窗上，陷入沉思：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30年来，到今天，有种“江郎才尽”之感——今年前半年，我将创作数月、字数已近10万字的非虚构文稿《我是检察“行政官”》在某个深夜全部删除。我没有放过自己，知道自己还需要沉下心来，提升创作水平。年届“知天命”之年，当工作经历与生活阅历同步增加，似对人间百态、世间万物、生命轮回熟视无睹、麻木无光时，我知道，自己写作的“瓶颈”出现了。我时常囿于“写”与“不写”，“写什么”“怎样写”的困境之“窠”。就此搁笔也可——但如此搁笔，却无法交代自己的灵魂！写下去，如何才能走出“瓶颈”之困，开辟新的“写道”？前往莫言文学艺术馆参观学习，就是一次文学的“寻道问途”之旅！

秋雨中的莫言文学艺术馆更显神圣和庄重。伴随着讲解员的引导，我们从一楼到三楼，又从三楼到一楼，布展区通过文稿、照片、实物和影像等，全景式展示了莫言老师的成长、创作和获奖过程。参观时，我把手机相机设置为自动对

焦拍摄模式，力争在短暂的参观过程中留存更多的图片和视频，最后手机因电量不足而关机。在莫言老师的手稿区，我用手触摸着一张张翻制成半透明胶片的手稿，仔细查看一行行、一段段改过的手稿，我能想到莫言老师当年是如何以强大的自控力，在长夜孤灯下，坐下来，写进去，写出这些文字的！莫言老师以“用笔唤醒民族记忆”为使命，用他的笔，架起了一座连接中国乡土与全球读者的桥梁。

在二楼的展区，一块写着“在《检察日报》的日子”的版面，引起我的注意。版面序言这样写道：从1997年到2007年，在《检察日报》的十年，被莫言称为一生中的黄金岁月，在文化交流与深入生活方面有了更多的空间与时间。另一方面，作为文学创作者的莫言，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对社会生活的认知，其间他创作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引起文学界的巨大反响，此外莫言还将创作的热情灌注到检察文学中，写了一批反映检察官生活的作品，并参与培养了一批检察文学人才……

对我而言，1997年也是个值得铭记的年份。这一年的5月份，我考入县检察院，并被分配在了办公室，从事文秘、宣传工作，阅读《检察日报》成为我的工作习惯，我很快注意到当时



与会嘉宾参观莫言文学艺术馆。

张哲/摄

《绿海》副刊开设的“名家专栏”，在这里我首次读到了莫言老师的文章，还将一些文章剪了下来，粘贴在剪报本上。如今2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对当时报纸上莫言老师的速写头像和手写签名记忆深刻。当时并不知道“莫言”是笔名，出于模仿，在太行山区的基层检察院，我也给自己起了“萧冰”的笔名，使用至今。

三天的检察文学笔会，有讲座，有互动，更有现场研学。学习内容和议程安排得十分紧凑，受邀来做讲座的“大咖级”作家、学者讲解深刻、深入浅出，既有“乡土味”又有

“时尚风”，让我受益匪浅。新时代的检察工作日新月异，生动具象的检察法治实践，就是我们文学创作的“富矿”！只有深潜下去写，贴着检察办案写、贴着鲜活人物写，才能写出记录法治进程、留存检察工作的好文章！对此，我除了深耕，别无选择！我除了坚持，别无他路！在莫言老师的家乡，我的文学“寻道问途”之旅，以一片秋日朗朗晴空的气象，深深镌刻在脑海里。

这天，雨后的高密，秋阳正好！（作者单位：山西省壶关县人民法院）

垃圾也被清理一空。他们不仅对咸安桥进行了修缮，也在积极开展针对其他古桥的修缮养护工作。

现任天宁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的秦梓涵说，这些年来，团队一直在持续关注和保护着焦溪古镇。古镇中未被列入保护名录的古树，部分倾斜劣化的黄石半墙墙体，都在他们的保护范围中。针对这些问题，他们向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及时修缮养护。“晴姐，你知道么，以往，我们的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好了，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增设了检察公益诉讼条款，为文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这是对我们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肯定。”秦梓涵跟我说话的时候，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中透露着坚定。

那日，我们穿梭于古镇的长街短巷中，看到古镇在政府的大力修缮与扶持下，焕然一新——沿街店铺修葺完毕，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喜庆的楹联带着墨香与祝福，热情迎接过往游客。古镇保留着“三河九桥六街十八弄”的街巷肌理，石板桥干净整洁，古树绿荫葱茏，风过枝叶沙沙作响。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

苍老，如同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早已失去青春的气息。但在它的年代，也曾有过属于它的荣耀，也曾有过属于它的辉煌，这些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抹去的，包括岁月。

小时候，除了过年过节时会买一件新衣裳，其余时间，我们一家三口身上所穿的衣服基本都由母亲制作，大到精良的翻新改制，小到普通的缝缝补补，都难不倒母亲的巧手。这里头，脚踏式缝纫机可谓劳苦功高。

我曾经一时好奇，拿着两块碎布，垫到缝纫机的针口下，凭着记忆，模仿母亲的动作，脚吃力地踏着脚踏板，“哒哒哒”——缝纫机的针头很快就运作起来，在布料上走出了一条缝合的边线。很简单嘛，出乎意料的顺利让我觉得裁缝这份工作十分容易。直到抽出布料，我才傻了眼。原本已经缝合了两块布料的边线，轻轻一扯，竟然一下子都滑了出来，两块布料瞬间分离，费了半天劲居然做了无用功。这与我记忆中母亲使用缝纫机之后的效果截然不同。

要面子的我并没有将这次失败的尝试告诉母亲，但是对于母亲的缝纫工作从心底生出了敬意。我明白，这看似简简单单的一针一线，其实包含了数不清的智慧与精力，不花几份心思，未必能够做好。

习惯了母亲边踏着缝纫机、边哼着小曲，那原本听来颇有奇妙的“哒哒哒”声也变得柔和了许多，甚至在很多个夜晚，都是那略显单调却韵味独特的声音伴我入眠。现在，当我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时，反倒有些怀念当年那“有节奏的噪音”。

搬进新家后，脚踏式缝纫机就被搁置在了三楼的小阁楼里，与我的小学成绩单、中学教科书、旧相册、老桌椅等旧物堆放在一起。虽然我也零星听到过几次“哒哒哒”的声音，但是那声音实在太弱，太轻，根本无法触动那段早已被尘封的往事。或许，若干年后，它会真的销声匿迹，但我总盼着，别让它真的被遗忘在阁楼里。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故乡组章

林杰荣

烈焰的燃烧中完成使命，那些稻田上的草垛，终归有它们各自的结局。而每一个结局，都是在迎接一场全新春天的降临。

炊烟与灶

一直觉得，炊烟就是一个村子最独特的语言。小时候，每次到奶奶和外婆家去，我最喜欢的事就是一头扎进油烟弥漫的小厨房里，帮老人看灶生柴火。

听着灶炉里传出“噼噼啪啪”的类似放鞭炮的烧柴火声，我心中就没来由地产生了兴趣，不停地往里面添柴加薪，想一直听那快节奏的声音。

每到这时候，奶奶和外婆总是笑呵呵的，一个劲儿地夸孙儿懂事，却不知道、或许也不会在意我热衷于烧柴火的真正缘由。

炊烟在祖孙其乐融融的氛围中袅袅升起，如同一个欢快的闹铃，摇响了乡村的用餐时间，也记录了村子里家家户户天伦共聚的美好时光。

其实村子里许多人家很早就用上了煤气灶，但是逢年过节，他们也都都会支起大锅，点燃柴灶，用不断升腾的炊烟庆祝节日的到来。

对于乡村而言，炊烟不仅是在外在，更是一种内涵。

教科书里，在描述乡村的时候，时常有这样的画面：一排排黑瓦错落有致，端坐在烟雨朦胧的绿色世界，仿佛村庄的守望者。炊烟则是守望者的心声，淡淡飘起，缓缓升空，向着蓝天白云倾诉。这一静一动之间，将村庄的和谐安宁完美呈现，如同一卷栩栩如生的水墨田园。

赵丽宏先生将炊烟比作“一种动人的招手，一种充满魅力的微笑，是一个似曾相识的陌生人，友好地向你挥动一方柔情的白手

焦溪古镇见闻

晴风



乡村田野

李昊天/摄

稻田上的草垛

秋冬丰收以后，农民们总会把脱谷的稻草杆子扎成一簇一簇的，堆放在一起，如同一个小型的蒙古包，又或者像一座奇形怪状的尖塔，不管形状如何，它们都曾是乡村孩子幸福的缔造者，也是乡村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与春意盎然的满野绿色不同，这时的稻田多是枯黄的干涸。只不过，这种干涸并没有渲染出秋冬季节的萧瑟，反而延续了收获的喜悦与轻快。尤其是稻田上堆垒起来的早已被风干的草垛，在阳光淡淡的抚慰下，反射出几许若有若无的温度，仿佛在人们的心中架起一个个暖炉，驱散弥漫在空气中的寒意。

每一个草垛都记录着一个村的故事，每一个草垛都守护着一代人的童年。

辛勤的农民们，垒起成堆的草垛，大抵是为了能够在冬日里备足耕牛的草料，为来年春种开一个

山间有个红绿灯

赵庆利

周末携家带口钻进深山，把帐篷扎在溪涧边。孩子赤着脚追石缝里的小鱼，凉鞋在青苔上打滑时的惊叫，惊飞了悠闲踱步的麻雀；妻子举着相机追拍野菊，裙摆扫过草丛，掠过一串露水；我守着吱吱冒油的烤串，看炊烟被山风扯成细丝，混着远处的溪流声，成了最惬意的背景音乐。暮色漫上来时，酒瓶底朝天，连带着笑声都浸在草木香里——那时总觉得，这山间的自在，全凭自然的心意。

返程的路像条银丝带缠绕在山腰间。车窗摇下来，风裹着松针的气息扑进来，望着平整的柏油路面，我忍不住跟坐在副驾的妻子念叨：“这路修得是真不赖。你看那护栏，沿着山势弯出的弧度多好看呀，既护住了安全，又没挡住看山的视线。”妻子正翻看着相册里的野菊，头也不抬地接话道：“以前听山里的老人说，进出一趟要走大半天山路，现在车轮子一转就到了。”我望着远处山坳里隐约可见的农家乐屋顶，忽然懂了，所谓“要想富先修路”，修的不只是物理的路，更是把自然馈赠与人间烟火连起来的桥。

车队慢慢往前挪，没人抢道，连喇叭都少响。后视镜里，后车上的小朋友正举着片枫叶贴在玻璃上。我又乐了：“你看这秩序，倒比城里某些路段还从容。”妻子笑着说：“大概是山景太耐看，谁也舍不得急吼吼地赶路。”当时以为，这份从容是风景养出来的性子，后来才明白，从容的底色里，藏着对规则的默契。

正美滋滋呢，前车忽然刹住了。山路弯弯绕绕，车头啥情况都瞅不见。我从车窗探出去，嘀咕道：“这是咋了？别是出交通事故了吧？”话音刚落，旁边的陡坡上滚下几块碎石，在路面蹦跳着停下。我心里一紧：这山路不比平地，真出点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车队跟蜗牛似的，5米、10米地往前蹭。我脖子都快伸成长颈鹿了，忽然瞅见个红黄绿的东西——竟是红绿灯！它立在一块被岩石托着的平地上，灯杆顶着醒目的黄黑条纹，像个守在山口的哨兵。我一拍大腿，笑出声来：“嗨，闹了半天是它搞的鬼！”可笑着笑着，又觉得有意思：在这处处都讲究“顺其自然”的山里，竟藏着这么个“按规矩来”的物件。

眼睁睁看着信号灯由红变绿，可车队愣是纹丝不动。我有点着急：“这都变绿灯了，咋还不走？”妻子忽然指着窗外，说：“你看那信号灯旁边的牌子，写着‘急弯会车，依次通行’。”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才发现灯杆侧面还有块小牌子，画着两个相向的箭头，被一个弯道隔开——原来它守着的，是个“盲区弯”。

正急着呢，旁边蹿过来个骑摩托的大哥。他戴着头盔，车后座绑着捆山货，我赶紧招呼：“大哥，前边咋回事啊？”大哥减速靠过来，声音透过头盔传来，显得闷闷的：“两辆车在弯里蹭了下，都等着拖车呢。还好有这红绿灯，不然后面的车一窝蜂挤上来，怕是要堵到天黑。”他一拧油门，车尾灯在弯道处闪了闪，声音也飘散在风里：“这灯是去年才装的，之前每年都要出几次事故，现在好多了！”

我愣了愣，又望向那盏红绿灯。刚才觉得它扎眼，此刻再看，倒觉得那交替的红绿光芒里，藏着设计者的细心——知道山路的险，才用规则的确定性，对抗自然的不确定性。

约莫过了半个多小时，车队终于开始缓缓移动。靠近事故点时，我才看清，那个急弯果然刁钻：左边是挺挺拔的山壁，右边是深不见底的沟谷，两车会车时稍不留神，就容易蹭到一起。而红绿灯的位置，正好让两边的车提前看到信号，哪怕看不见对向的车来，也能凭着灯色判断进退。

这时山风正好吹过，我忽然想起露营时看到的星空：星星看似杂乱无章，实则循着各自的轨道运行，才成了安稳的星河。这山间的红绿灯，不就是给山路安上的“轨道”吗？它不像城市里的信号灯那样规整，却顺着山势、贴着民心，把“自在”与“安全”拧成了一股绳。

妻子忽然说：“你看那灯杆底下，还种着几丛野菊呢，跟我拍的一样。”我仔细一看，果然，灯杆基座的石缝里，几株野菊正开得热闹，黄色的花瓣迎着光，给这冰冷的信号灯，缀上了点山野的温柔。

原来最好的守护，从不是与自然为敌。就像这红绿灯，既没拆了山岩，也没砍了草木，只是在最需要的地方，立起一盏明白白的光，让每个走进山间的人，既能享受自然的馈赠，也能被人间的智慧护得周全。

车过弯道时，我特意回头望了一眼。绿灯正亮着，在山影里透着暖光，像颗嵌在山间的星。

（作者单位：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检察院）